

高考在即

晨课,教室里书声琅琅。

天亮得越来越早了。闹铃声响,5:50,晨光已然透进窗帘来。再不像冬日里,下早自习了,外边还黑漆漆一片。

高考愈来愈近。班主任跟班越来越勤,学生到班越来越早。读、写、记、背,越来越响亮的书声中,时光如小兽,“咚咚”地跑。

我拿着书,在教室里走来走去,在书声中荡来荡去。一直这样,自己读,也听他们读。很享受这样心无旁骛的阅读,哪怕只是一会儿。这些沉浸于阅读中的面庞,这些埋首于书卷中的姿势,这些年轻的声音,如花如月,如露如电,怎么看也看不够,怎么听也听不够。

下早自习的铃声一响,赶快闪身一旁,让学生先走。大家陆续走出教室,小跑着冲向食堂。半道上,便见班上同学提了早点往回走。每天总有几个滞留教室的,问为何不去吃饭。

说是难得排队,叫人带了早点。糕点包饼,牛奶豆浆,买回来,坐在座位上,边吃边看,或者三两人相向而坐,难得地闲聊几句。

常见女孩萍,刚放下语文书,又掏出英语单词记起来。有时候边啃包子边写单词。前两天,她的座位空着,听说睡眠质量差,回去稍作调整。心中咯噔一下,默默祈祷。如此勤奋的女孩,愿好运与你同在。

教室里浮起栀子的香。循香望去,右边,女孩瑾的水杯里插着两朵栀子,洁白的花瓣,瓷片一样,月光一样。女孩兰的课桌上,成堆的资料旁,书挡的铁臂托起一朵含苞未放的栀子,仿佛下一刻,沉睡中的花儿就会醒来,对伏案疾书的女孩粲然一笑。

窗外,鸟声如沸。当黄葛树叶的绿意深沉如瀑流,当荷花玉兰又在苍茫中擎起白色的灯塔,当栀子花醉人的香气又在教室里飘荡,我知道,我们不得不说再见了。

今日课堂,考前最后的大练习,一套名校的热身卷。走上讲台,见教室后面黑板上,大横幅已经取下。那是当初进校时,每个同学写下的梦想的大学,以及设立的各科考试的奋斗目标。黑板之上,百日誓师的标语,签满名字的条幅还在。大气的、拘谨的、工整的、凌乱的……千姿百态的签名,百花齐放的个性。看着如今光溜溜的黑板,我心里忽然有一丝丝的空。

这里即将成为考场。作为有近百个考场的考点,学校的教室基本上都要用作考场。另一拨学生将走进来,完成一次终身难忘的答卷。“我的大学,我的梦”从墙上走下来,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,走出校门,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。

昨晚,见广场上一溜儿的城管车旁皆立了牌子:禁止噪音,助力高考。高考,这人生中第一场规模宏大的考试,关乎千万家,牵

动千万心。想自己能参与其中,不觉更起了责任心。

不知道学生那些看似平静的面孔下,翻涌着怎样的浪花,有没有“近‘考’情更怯,不敢听钟声”。如果,此生必有一战,对手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。那么管控自己、驾驭自己、做好自己,不管结果怎样,都应问心无愧,无怨无悔。有一句话说得好,所谓高考,从来不是让你把一次考试当成人生成败的赌注,只是想让你在足够年轻的时候体会一次什么叫全力以赴。

高考在即,最后几天,能平安地、平静地度过,就是最好的。行百里者半九十,最后一程,需一如既往,静下心来,沉得住气,吃好饭,睡好觉,于回顾与反思中,让悬浮的沉淀,令模糊的清晰,所有的点各归其位,静待调遣。愿青春和梦想,在六月的阳光里,像花儿一样绽放。

■ 王优

每一个名字都意义非凡

■ 陆锋

课后,学生找到我吐槽:“老师,你说我妈妈为什么要给我取一个这么土里土气的名字?别人一喊我‘美云’,我就觉得我来自‘七零’年代。但是,我妈妈这个人又特别固执,她还不允许我改名字!真是气死我了!大人怎么这么讨厌?”

美云,美丽的一片云。说真心话,我觉得这个名字既不难听,也不土气。我知道学生来找我这些话并不想听我讲什么道理,她只是需要诉说。然而,我还是有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想要和她分享一下。

“我小时候也不喜欢我的名字。”我说。

她产生了兴趣,“啊?为什么?老师,我觉得你的名字很好听,又帅又酷,一看就很好不好惹。一看就很好不好惹吗?我默然,权当她是在夸我吧。我继续说:“因为每一个新来的任课老师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,就产生了很多乌龙。……”

记得在一堂体育课上,老师安排我们班男生进行800米跑步测试。体育老师发现起跑线上少了一个男生,勃然大怒:“这是考试,怎么还有人耍赖呢?我手里可有名单,要是被我抓到是谁,围着操场跑10圈!”说着,体育老师对照着名册一个个学生核对姓名,我和女同学们围在起跑线旁看热闹,看着看着,突然意识到男生都在——所以体育老师口中那个偷懒的男生是我?

“老师,你那个男生成绩统计表上是不是有陆锋的名字?”我打断了正在点名的体育老师。

“是啊。”体育老师不明所以。哄然大笑的同学们说:“老师,陆锋就是她,是女孩子。”

“好尴尬啊!那后来呢?”美云问。

“后来,我就想改名字。”我说。美云眨巴着眼睛看我,“看来改名失败了,不然你现在就不叫陆锋了。”

我点点头:“我回家要求改名字,我爸说当时取名的时候问过我,我对他呵呵笑。所以,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同意的,不可以改。”

“哇!老师,你的爸爸好幽默啊。”美云捂着嘴偷乐。

我点点头,“我当时就暗下决心,在我成年后,等不需要监护人同意后,我一定要自己去改名字。可是,事与愿违。渐渐地,我对这个名字日久生情了,它也许带着兵刃之气的冷硬,但同样有棱角、有态度,就好像你说的‘一看就很不好惹’。名字凝结着父母的期盼和深意,我的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勇敢、正直、有担当的人。换个思路去想,我应该庆幸自己不叫陆勇或者陆正才对。”

“那我妈妈就希望我成为美丽的一片云?”美云问。

我想了想,道:“你看天上的云,它们走过都市乡野,走过山水花间,走过繁华,走过荒芜……它们安闲又自在,真切又随意。”

美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:“老师,你这么一说,我突然觉得我名字诗意浪漫且超凡脱俗。”“嗨!真是一个‘臭屁’的小孩。”

我曾不喜欢自己的名字,后来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。愿你也喜欢自己的名字!

初夏茉莉

■ 黄颖

立夏刚过,楼下小花丛的茉莉就开了,虽然只是零星几朵,但不掩芬芳。惊诧于楼下这两平方不到的简易小花坛,四季花色几乎从未缺席。冬日三角梅腾腾地爬在窗台上,春日含笑花绽开甜美的“笑容”,夏日野百合、茉莉花竞相开放,秋日黄菊盈盈……花坛的主人是位拄着双拐的老人,偶尔地会遇见她给花丛拔草、松土,但并不常遇见,也许小小花坛也体恤老人的不方便吧。

茉莉虽微开,但难掩芳香。茉莉花、栀子花和白兰花被称为“香花三绝”。三种花皆开于夏季,身姿都娇小,皆属“口袋花”。茉莉花除了花梗为绿色,通身洁白,烈日炎炎,小小身姿却能带给人夏日清凉气息。

茉莉虽然身姿娇小却不娇贵,闽南地区到处可见,也好养,属常见的“家花”。儿时老家的院子里,有两三株盆栽茉莉,花季一到,邻居串门总会随手摘下三两朵。剩下的奶妈采下随意地扔在桌上,讲究一点地找个浅盆子放着,一屋香气环绕。摘下的茉莉花一两朵就会枯萎,不打紧,院子里的茉莉开得正欢,并不吝惜。

茉莉花属于舶来花,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,茉莉就从遥远的古罗马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福州。由于福州独特的地理和良好的气候,茉莉从此在福州落地生根,并被广泛种植。北宋年间,福州已是处处茉莉香,福州至今仍保留着北宋年间福州太守蔡襄的题刻“天香台”,这里的“天香”就是指茉莉花。

去年暑假住福州,三坊七巷屡逛不厌。夜晚的三坊七巷南后街人声鼎沸,游人摩肩接踵,但并不影响心情,喧嚣的热闹,何尝不是红尘之中的一种欢愉?远远地传来茉莉花的香味,循味而去,花摊前围着一圈人。一大筐箩的茉莉花,半开半合或者含苞欲放,一小袋子5元钱,也可以花10元买个茉莉花手环。把花袋子系在包上,芳香不断,愉悦了一天的好心情。在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的回忆中,一件斜襟旗袍,别上几朵白兰花或茉莉花,可以说是时髦小姐、太太的“标配”。

街上开着花茶店,主营茉莉花茶。福州人制作茉莉花茶的工艺始于明朝,闻名于世。一般取半开半放的花,根据茶量多少加入花来窰制,有“三停茶而一停花”的说法。花季一到,家家户户到外采花,小孩也积极参与采花赚小钱买零食。所以,福州有句民谣:“闽江边口是奴家,君若闲时来吃茶。土墙小庙青瓦屋,门前一亩茉莉花。”

茉莉花代表着高洁、不慕名利的君子品格,也代表着圣洁的爱情。相传古时的少女在七夕之夜沐浴更衣后,乘坐满载茉莉花的游船出行,并沿河抛撒茉莉花,以祈祷获得浪漫爱情。茉莉谐音“莫离”,朋友分别,离别时赠送茉莉,寓意送君茉莉,请君莫离。

爱着这样的家常小花,绿意葱葱的夏天,丝丝缕缕的花香平添了无限的夏日意趣。



夏花
汤青摄

芒种,大地上流淌着光芒

■ 米丽宏

麦子的成熟像一场盛典,由南向北铺开去。麦浪滚滚,在风中发出动人的协奏曲,秆和秆、叶和叶在交响,尖锐的芒和圆润的粒在歌唱。

麦熟先熟芒,一株麦子由青变黄,总是先从制高点的芒开始,之后是颖壳、茎叶,最后是根部。

立夏见麦芒,那时满地麦子青莹莹,麦芒也是柔柔的青。而到了芒种,麦芒开始分开、直立,粗粝、刺扎扎,似猛张飞虬髯张扬。老话说,针尖儿对麦芒。麦芒,让人知道温和的庄稼也有尖锐的一面。

如果说,立夏的芒,是丰年的征兆;那么,芒种的芒,则是一个节令的标题,一场土地的狂欢。

麦芒的黄引发了铺天盖地的黄——浩瀚的黄、壮烈的黄、金光灿灿的黄,黄透了!金波荡漾。由上而下的阳光之黄,照进来,相融相叠,形成一种流淌、一种漩涡、一种潮涌,成为大地最吉祥的颜色。

节令已物化为一粒粒、一穗穗、一田田饱满的麦子,饱含着人世的幸福密码。

芒种时节,太阳正日日靠近运行轨迹的

最北端,最长的白昼就要到了,时光悄悄露出犀利的锋芒。阳光,一根根带着尖锐的芒,汇成瀑布状、绸缎状,响脆地覆在麦芒上。麦芒尖厉骁勇,阳光也刺得人皮肤疼。此时,一蓬树荫是一座宜人的城堡,它们折却阳光的箭簇,笼出一片阴凉。

往昔,在麦田里割麦,弯腰挥镰,鞠躬向前,任凭万光芒刺人脊背。那背上像行着千万根热辣辣的针,真是晒肉干般的痛楚。最难受的是,汗水蒸发后,盐分留下来,白花花的盐粒子把衣裳浆得硬刷刷,支棱着,像铁衣裳。

偶尔直腰望远,麦田里,一帘帘弯弯曲曲的透明雾气缭绕不息,像个梦幻世界。我们喊累、叫苦,埋怨着晒死人的鬼天气,娘却说:太阳不大,麦壳不多。麦壳不多,麦面就会发腻。所以,收麦的人们宁愿忍受炙烤,也希望阳光猛烈些,再猛烈些。

芒种的芒,还与“忙”字相通。芒种芒种,边收边种,芒种不种,再种无用。有芒的小麦、大麦等着收割,另外一些有芒的谷子、黍子开始播种。收割与播种,被压缩于同一节令,中间担当的,便是人的忙碌和劳苦。

麦收要紧,秋收要稳。麦收是要抢时机的——麦熟过头,会减产;遭遇阴雨天气,熟麦的质量会大打折扣。所以,不利索不行,不忙碌不行,不起早贪黑不行。芒种前后麦上场,男女老少昼夜忙。播秋呢,更要赶时机的呀。播种一时,关涉收获一季,怎么敢延误?

赶着收,赶着种,芒种,真是紧赶快的节骨眼儿。

作家林清玄道:“稻子的背负是芒种,麦穗的传承是芒种,高粱的波浪是芒种,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……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,也是芒种。6月的明亮里,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。”

是啊,芒种,四处流动着光芒。土壤的巨大剖面里,有已收割的残稼的根须,也有新播种子的憨憨萌芽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,一个劳累但充满自豪感的时刻,过往的播种已收获,未来的收获正播种。

芒种,好似一个坚定的承诺,它用纯正的黄,成熟的黄告诉我们:大地总有一种力量,你洒下阳光,它生长麦芒;你播种满田碧玉,它捧出遍野金黄。它让善良者收获欢乐,让勤劳者收获幸福,让无私者收获安康。

夏夜停电时

■ 杨晨宇

暮色降临,刚吃完晚饭,客厅的灯就忽然灭了。看了微信群才知道,附近的电路在抢修,小区停电了。昏暗的光线里,我忽然觉得有些无所事事,一岁半的女儿也有些不安,唧唧地抓着爸爸的衣角不愿松手。

已经很多年没有停过电了,家里连一根照明用的蜡烛都没有备,只找到一支香薰蜡烛。把它点燃,昏黄的烛光便照亮了客厅。女儿瞪大了眼睛盯着火苗看,眼里充满了好奇。我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,在停电时痴痴地望着蜡烛的小小火苗。

小时候,家里经常会停电,抽屉里总是常备着蜡烛。停电的时光里,妈妈就会

着烛光给我讲故事,昏黄的光线更能激发我对故事的想象。讲到神笔马良画出飞鸟时,妈妈两手拇指一合,四指交叠着前后舞动,映着烛光的白墙上便出现了一只灵动的小鸟,它舒展地扑着翅膀,自由飞翔。讲到龟兔赛跑时,妈妈把两手手背贴在一起,小指和食指相互勾着,当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一立起来,白墙上的小兔子耳朵一竖,就飞快地向前跑去……

来电的时候,总是先听见街那边一阵欢呼,电流才缓缓而至,把我家的灯点亮。灯亮的一瞬间,我也跟着拍手欢呼起来,仿佛在击退黑暗的光明喝彩。

也不是所有来电的时刻,都会受到

大家的欢迎。如果是中学时代晚自习时停电了,大家就不会希望电来得太快。停电后没法讲课,大家也无心自习,老师索性让我们在教室里自由活动。这时候,三两桌围在一起就能聊得火热。几个要好的同学,还会讲着彼此的糗事,相互揭短打趣,其他人听着都笑得前俯后仰。那时,男孩女孩间似乎有了一种微妙的情愫,可以借着烛光毫不避讳地看着对方的眼睛。烛光在每个人的眼眸里跳动,点燃了心底最真实的欢愉。如果这时灯一亮,就意味着马上又要回到课堂,几乎所有人都会发出阵阵“哀嚎”。

那时的生活简单纯粹,停电时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意趣。如今,人们总是把大

部分的生活放进电子产品里,停电时也只觉无所适从。

我忽然觉得,或许可以趁着停电,去抓住生活真正的乐趣。我在玩具箱里找出一个会发光的陀螺,拧紧发条,旋转的陀螺便在地上投出彩色的光影。在昏暗光线的映衬下,那光影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绚丽。女儿站在光晕里,开心得唧唧呀呀、手舞足蹈。

等来电时,女儿已经睡着,睡梦里她的嘴角还不时扬起。似乎她很久没有那么开心过,我也一样。其实,真正的快乐并不在那被电子产品困住的那一方隅,真正的快乐在映射光影的白墙上,在烛火跳动的眼眸中,在陀螺旋转的夏夜里。